

B · 卡斯平娜等著王 汶等譯

蘇聯初等學校的工作經驗

大眾書店印行



蘇聯初等學校的工作經驗

王次等譯

蘇聯初等學校的工作經驗

書 號 376 (權)

32K. 86P. 3,000元

天津人民書局印行

天津羅斯福路 257 號

有 版 權 • 不 准 翻 印

天津聯合印刷廠印

初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0001 — 4000)

目 錄

跟孩子們談政治·····	B·卡斯平娜著：王 汶譯（一）
教育孩子作誠實的人·····	Π·M·謝列茲紐夫著：王 汶譯（二五）
關於「細心」與「懇切」的座談會·····	E·H·波里亞潤夫著：張介人譯（三五）
愛護公物的教育·····	A·波利索夫著：王 淵譯（三七）
我同家長們的聯繫工作·····	K·П·博利娜著：王 淵譯（四六）
批評和自我批評·····	A·波利索夫著：王 淵譯（五五）

跟孩子們談政治

莫斯科第六四八中小學校教師B·卡斯平娜

當蘇聯人還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他的社會主義意識便已開始形成。教導學生們熱誠地獻身於列寧——斯大林的事業，培養他們心裏的對於祖國蘇聯的火一般的熱愛和對於祖國的敵人們的憎恨，這是每一個蘇聯教師的光榮任務。

學校裏的政治思想教育，並非只限於某一種工作方式，或是特殊的日時（例如紀念日的慶祝會），而是須每天每天，時時刻刻地施行的。它貫穿整個的教程，而且指定課外工作的方向。

以社會——政治為論題的談話，是教育孩子們的工作方式之一。其中尤其是政治報告談話會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

學校裏的政治報告任務，主要是要把我國的和外國的社會生活中，比較突出和容易了解的實情，介紹給孩子們；一方面叫他們清楚地看見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民族團結和興盛，一方面叫他們看見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逐日增長的驚人的矛盾。在這種談話會中，

響應我國的所有的最重要的社會——政治事件的時候，要緊的，是要鼓舞孩子們對於人民的生活發生最大的興趣，教育他們爲走在全人類前面的偉大的蘇聯祖國而驕傲，在他們的心裏，燃點起想爲了我國人民的幸福而工作的不能熄滅的熱望。

怎樣完成這個任務呢？只是把報紙上的材料重講一遍給他們聽，就夠了嗎？當然是不夠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在解答教育工作問題的教授法中曾經特別提出『在多數學校中所經常做的政治報告的敷衍性。』

甚麼是政治報告的敷衍性呢？就是當教師給孩子們講述我國和外國的事件時，只講給他們聽社會生活的實情，不說明那些實情的意義，也不盡可能地把它們跟學生們自己的興趣和學校的整個生活聯繫起來。這表明教師並沒有每一次都把政治報告的具體教育目的仔細地想過，沒有認識它的要點，而只是模糊地判斷，每一個政治報告無論怎樣都是能够教育學生的。

這種判斷是絕對有缺點的。當教師預備下一次的政治報告時，他須從他所企圖達到的具體教育目的的觀點，來仔細地把談話的內容熟思一下。

當教師所講給學生們聽的事情，能提高學生們對於社會生活的興趣，鞏固他們的企

圖爲祖國效勞的熱望，教他們由社會事件爲自己的生活和學業作出結論的時候，教師才算是達到了他的目的。而最後一條，尤其重要，因爲那不僅表明，今天教師所講述的事情，學生們領會了多少，而且也表明，生成了多大的效果。

我曾經在六年級（譯者註：相當於中國的初中一年級）所作的政治報告的題目之一，是減低我國的工業品成本的愛國運動。我給孩子們解釋了，甚麼是成本，給他們講了，莫斯科的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們在領導着這個愛國運動；我舉出了若干工廠生活的生動、突出的例子，然後我向學生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了在這件人民的大事中，不做個袖手旁觀的局外人，他們，莫斯科的少年先鋒隊員們，能够做點甚麼事呢？

我叫學生們注意，每年爲了修理和刷新學校，要花掉多少經費。假如莫斯科所有的學校的人都細心地留意到，使自己的學校和一切設備，經常保持清潔和完好的話，那裏有一年就可以不用修理和刷新，節省下來的國家經費足夠用來再建立幾所新的學校了。

我叫孩子們想到了參加『全國性節約』的鬥爭。第二天，學生們自己提議，組織了

衛生委員會，從那一天起，就仔細地注意教室內的清潔，每天放學回家以前，都檢查教室的衛生狀況。假如發現書桌上有墨水點，地板上有踏碎的粉筆，或是紙片時，他們便馬上擦乾淨，掃乾淨。

這件事情的意義在哪兒呢？孩子們感覺到自己是在偉大的社會運動的小小的參加者，同時他們在學習珍視社會主義的財產。H·K·克魯栢斯卡亞曾經寫道：『正確的社會教育應該不僅幫助他們（譯者註：孩子們）對於社會生活的現象有自覺心，而且還要教會他們自己建造這種生活。』

但是我們應該記得教師的領導作用，光是舉行一次能够引得孩子們熱情地從事工作的主動、有效的談話，是不够的；教師應該每天每天地支持這種熱情，否則孩子們就可能『涼』下來，因之所舉行的談話的教育價值即將大大地減低，甚至於降低到等於零。假如我不是經常地檢查教室內的衛生狀況，不鼓勵衛生委員會的積極份子，不跟孩子們一同羞那些妨碍這件重大的事情進行的人的話，孩子們一定自然而然地早就把自己的激情淡忘了，結果談話的教育目的就一定難免半途而廢。

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天，我和孩子們談關於創立優良品質工作小組的發起人，亞

歷山大·邱特基赫的事情。我問孩子們，他們認為究竟是甚麼力量迫使了邱特基赫達到經常地提高生產品的品質和增加他的工作小組的車床數量？馬上有許多學生舉起了手來。

「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志士，他想給與我國更多和更好的物質，好叫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

「可是究竟是甚麼力量幫助了他達到這樣高的指數呢？這是很難的啊——同時管理四十八架車床，而且只出品質優良的織物。」

有一個女學生特別焦急地舉起了手。我叫她說。

「我想邱特基赫的工作小組所以達到了這麼好的成績，因為所有的組員都是守紀律的，有組織的，而且完完全全都服從自己的組長的命令。」

「對了！紀律和組織是強大的力量，無論甚麼事業沒有它們都不行。這種品質，非得從小就自己培養不可。你們想一想衛國戰爭中的年青的英雄們。他們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全都是守紀律的學生。」

我給孩子們讀了蘇維埃英雄阿列克謝·梅列謝夫描寫他的生平的故事中的一段。

「記得，那是童年時候的事情。陰鬱的秋日。我坐在屋頂室裏，津津有味地看一本

書。家裏又暖和，又舒服。突然少年先鋒隊的輔導員來了，他說必須火速通知所有的孩子集合。我心裏真不想出去，但是我還是去了。我差不多跑遍了半個城，差不多到所有的孩子的家裏都去過了。晚上，當我又靜、又累地回到家裏的時候，我覺得非常愉快。我沒有白費力——所有的少年先鋒隊員都出席了。」

我還引用了高爾基的話：『征服自己的小小的勝利就可以使人變得強大許多。』談話的末尾，我提議，教每一個學生都做一件需要有堅強的意志，毅力和紀律的事情。學生們很喜歡我的提議，第二天，便有許多學生向我聲明了他們的決心。下面是其中的幾個。

『我是少年先鋒隊之家，滑雪部的會員。我穿了滑雪鞋，能够很快地滑走，但是我不敢從高山上向下滑。不過我認為少年先鋒隊員是應該強迫自己征服恐懼心的，因此我要征服它，因為我知道，祖國需要勇敢，堅強的人。』

『我很難強迫自己早起，尤其是冬天，當早上天還很黑的時候。媽媽總是氣我懶在床上，很晚才肯起床，起床後再亂忙一氣，因此常常把本子或書忘在家裏。我應該訓練自己早上一起就起來。』

「我不大喜歡地理，常常在地理堂上心不在焉。我認爲這是不守紀律，雖然我並不妨礙別人，而只是自己想別的事情。我要改掉這個缺點。」

把談話的內容和學生們的實際生活聯繫起來的工作不應該是緊張的，不自然的。這不能總做，而就是做的話，也要使學生們自己接近實際的結論和決議。

而且不能僅僅從談話裏得出實際的結論來，就認爲滿足（雖然它單獨地也有着很大的意義）。應該把這種談話的教育目的看得範圍廣一些。教師須想法使他自己所講述和所勸告學生們的話，隨了一次又一次的談話，越來越被他們所接受和了解，逐漸地進而成爲他們自己的意見，變成他們一生的思想基礎。

複雜的問題之一，是應該怎樣領導政治報告談話會。一般的反映政治事件的政治報告都是有時間性的。它們的論題，每一次都暗示生活。但是也就是因爲這個原故，可能使學生們在政治報告時間所獲得的知識和觀念，是斷斷續續的，亂無秩序的。爲了使學生們的政治報告爲基礎，對於我國的時事形成一種整個的，正確而容易理解的觀念，應該把每個下一次的談話會都想在某一方面弄成這一次的談話會的延續和發展結果。應該把孩子們今天所得知的新事物跟以前他們所理解了的事物相比較和相提並論。

如此，當我和孩子們談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宣言時，我們首先回憶了，世界和平理事會是在哪兒成立的，誰曾經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世界和平理事會關心哪一些問題，它做哪一種工作。在談話的過程中，學生們已經有了準備清楚地想像：世界和平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表示了，保衛和平的戰士的陣容在一天天地成長、擴大起來。

當我給學生們講，今年四月在布勒斯特所發生的流血事件時，我提醒了他們，這種對於非武裝的工人們的屠殺，並不是帝國主義強盜的對付工人運動的新手段。我們回憶了，在今年正月裏，意大利的反動政府對於摩德那勞動人民的和平示威運動，曾經舉行同樣的屠殺，法國政府對於越南的大學生們，也曾經舉行這種屠殺。後來，我問他們，在許多年前，在俄國革命以前，在四月裏，發生過一回跟一九五〇年在『民主主義的』法國所發生的事件非常相像的事件，那是甚麼事件。學生們說出了連斯基槍斃的日子，後來他們自己便同時想起了關於『流血的星期日』的事情。

在給學生們講關於捷克斯拉夫審問間諜和牽連者——美國政府吏員們的案件時，我先闡明了，孩子們記不記得，關於過去在保加利亞和匈牙利所揭發的這種間諜陰謀，關

於陰謀的參與者——叛徒和賣國賊們——的目的的事情。

我向學生們說：『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憎恨蘇聯和各新民主主義國家。他們過去一向，以後也將永遠利用一切機會來害我們。所以有警惕心和隨時備有保衛自己的祖國的決心，是我們每一個人應盡的義務。』

當教師把下一次的政治談話跟頭一次的政治談話聯繫起來時，他能够檢查一下，學生們在談話中所獲得的知識記得牢不牢，他們明白不明白事件的意義，總而言之，可以檢查一下自己的政治報告的成績如何。

關於目前的時事的談話，不應該在發生這些事件的日子很久以後舉行，孩子們在家裏，由無線電廣播和『少年先鋒真理報』上經常得知關於國內和國外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教師應該當這些事情正掛在孩子們的嘴邊上，使他們激動，大家都議論的時候，向孩子們講解這件事情。

政治報告不僅只有舉行政治談話這一個方法。教師，尤其是級任教師，在校外也跟孩子們在一起度過不少時候。集體參觀博物館，集體看戲，集體看電影，到郊外去遠足，在散步的時候，舉行以各種事情爲論題的談話——這都能使教師跟學生們接近，並

生出新的觀感、問題、爭論，爲學生們的政治思想教育打下好的基礎。

往往跟孩子們所喜愛的作家，詩人們的作品有關係的談話能够培養孩子們的愛國感。有一次，我的學生們要求我給他們講狄更斯的事情，六年級學生的課外文藝讀物中，有他的幾種作品。

第二天，放學之後，我和孩子們一同留了下來談話。

我簡短地敘述了那位大作家的生活和創作之後，給孩子們朗讀了狄更斯的作品中，能够表現狄更斯的特徵，而又使孩子們覺得有意思的幾段。最後，我給他們朗誦了Я·馬爾沙克的詩『冷酷的房子』，那首詩裏敘述英國政府拍賣狄更斯曾經居住和曾經在裏面寫下他的最好的作品的房子的事情。那所英國工人們脫帽走過的房子，那所假如是在蘇聯的話，一定會成爲由我們的政府當心保護的陳列館的房子，竟被英國政府拍賣掉了，就好像誰也不需要它似的。

這首詩給了孩子們很深的印象。我們回憶了，在我國，是多麼關心地保護着作爲俄國文學的紀念物的陳列館房子和庭園，我們回憶了，怎樣在保衛祖國戰爭之後，被法西斯毀壞了的這些陳列館和庭園首先被修建了起來；在我國，是多麼隆重地注意着已經變

成了大衆的節日的普式金的紀念日。以狄更斯的創作爲論題的談話進展成了範圍很大的愛國問題討論。

談論蘇聯人民和全世界的勞動者的領導者——列寧和斯大林的談話，深深地使孩子們激動。這種談話的教育意義是高出無法估計的。有一天，我給六年級的學生們朗誦了馬爾加利塔·阿加希那的詩『幻想』。在十月紀念日年祭的前夜，在大學生的宿舍裏，大學生們幻想，斯大林同志將怎樣到熱鬧的大學生之家來作客。『他將把他的軍服大衣掛在我們的大衣一起』他，將向燈罩『望一望，微笑一下，頭一個向我們問好』，他將問大學生們，他們是從甚麼地方到莫斯科來的……

我的詩還沒有朗誦完，下課鈴響了。孩子們一動也不動地靜坐着。連平時當下課鈴響了後，多就誤一會兒就要難過得吵吵鬧鬧的最坐不住的學生，都異常安靜地坐在那裏。我從孩子們的眼神裏可以看得出，他們對於這首詩的印象有多麼深。

『假如不是幻想，而真的到我們的教室裏來的話呢？……』平時最讓人討厭的淘氣包且好像在表明共同的默想似的，打破了寂靜。許多孩子的熱情的聲音說：『是的，假如斯大林同志真的到我們這裏來才好呢！不過可恥的是，馬利亞·依凡諾夫那和奧利

加·依凡諾夫那（譯者註：兩位女教師的名字）總是爲了我們不聽話而訴苦，尤其是爲了你，因爲你無論在甚麼堂上都擾亂秩序。』H馬上低下了頭，只是說：『難道只我一個人這樣嗎？』在課間休息的時候，她縮在教室的一個角落裏，垂頭喪氣地用手指頭在地圖上劃着，不知在思索着甚麼。另外的兩個搗亂鬼也變得不聲不響了。

我知道，他們每一個人都在想，假如斯大林同志得知關於他們的事情時，他不會贊成他們的行爲的。在他們的小孩子的心靈裏，一定是後悔和慚愧交加着。他們在嚴厲地考驗自己，嚴厲得我可以不去干涉他們了。

第二天，我給孩子們講了斯大林同志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事情，他的勤勉、豐富的知識，鐵一般的意志和對於人民的熱愛。這一次的和上一次的談話，給了孩子們極深刻的印象，成爲了提高他們的覺悟的重大刺激。

我校的學生們的衷心願望，是想做一個跟他們所那麼真摯地熱愛，那麼無限地信任的人——斯大林同志相像的人。

下面有一個有趣的事實：莫斯科第六四八學校五年級的學生們，曾經根據描寫跟斯大林同志會面的爲蘇聯軍隊飼養了最好的小鳥的少年集體農莊員——畜產家們的故事，

寫摘要敘事文。在看作文本的時候，教師發現了一個共同的特徵。故事裏有一句：『斯大林同志喚少年們過去，他們便走到了他的跟前去了。』四十個學生，沒有一個人沒把這句話改過。在他們的作文本裏，那一句話是這樣的：

『孩子們飛跑到斯大林同志跟前去了。』『少年畜產家們拔腳奔到斯大林同志那裏去了。』『孩子們跑到約瑟夫·維沙利奧維契的跟前去了。』『他們跳起身來，飛奔到斯大林同志那裏去了』等等。

不，當斯大林同志在招喚的時候，蘇聯的學生們不明白，怎麼能够一步步地走過去，而不是飛奔過去，飛跑過去！

在舉行以社會，政治為題的談話的時候，非常要緊的，是教師一定要使孩子們感覺到：教師自己對於他所給他們講的事情極感興趣，而且自己對於他想說服他們的道理堅信不疑。

H·K·克魯普斯卡婭曾經寫道：『我們希望教師自己熱愛他所教的科目，對於這個科目感興趣，而且善於把自己的興趣傳達給孩子們。』克魯普斯卡婭的這個願望充分地可以，而且應該，應用在以社會政治為論題的談話上。